

□李金科

高密单氏与诸城相州王家都是明清时期著名的官宦世家，两家地缘很近，文士交往频繁，曾保持着长时间的婚姻往来。

清初侍读学士单若鲁与江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王铎是儿女亲家，王铎第三女嫁单若鲁第三子、官生单务靖，此后两家婚嫁不绝。王铎之子王沛懋的女儿嫁单务靖的侄子、湖南醴州直隶州知州单含。王铎之孙王松及其子安徽宿松知县王元焯，父子二人均娶单家之女。王沛懋之孙、广东永安知县王元焯的次女嫁附贡生单可地，四女嫁河南卫辉府通判单可玉。王元焯的胞弟王元焯娶岁贡单健之女。

王铎胞弟、西宁知县王铎后裔与单家亦有密切婚姻往来。王铎之孙，即王沛懋之子，江苏宝应知县王槃次女，嫁福建建宁府知府单燾，四女嫁天津府知府单燾。王槃之子王元鲸，娶单凤文之女。单凤文胞兄单凤毛之女嫁兵部主事王沛恂之孙王元焯。王沛懋之子监察御史王柯第三女嫁候选州同单勉中，王柯之子王元鹭次女嫁霞浦县知县单可垂。王元鹭胞弟王元鹗娶四川石柱厅同知单思迈之女，他的长女也嫁单家。王元鹭另一胞弟王元鹭亦娶单思

迈之女，他的六个女儿，其中次女嫁候选从九品单可琮，六女嫁高密西门里附监生单镇。而吏部侍郎王沛懋之孙王元庶第三女也嫁单可琮。王沛懋的孙女、直隶口北道王棠第四女嫁单焯。

高密单家与相州王氏的分支巴山王氏亦有婚姻往来，霸昌道王琦娶附贡单琮女，王琦庆之弟王玮娶河南卫辉府通判单可玉女单苗楼，夫妻二人为后世留下了一段凄婉的佳话。

高密单家、相州王家和刘统勋、刘墉家族也有密切的婚姻往来。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与单含是姑舅表兄弟，刘统勋的女儿嫁单含之子单功擢，刘墉亦娶单家之女。刘荣胞兄刘桢的女儿嫁吏部侍郎王沛懋，刘统勋之孙刘钺之娶两广盐运使王概女。单、王、刘三家之所以保持望族门第，错综复杂的婚姻体系也是其中重要原因。



粘蠶螬

□吴瑞芳

傍晚，和小外孙在小公园玩，一声蝉鸣招引得他嚷嚷着要“知了”，瞬间勾起了我对童年往事的回忆。

那时，我们称蝉为蠶螬，幼虫为蠶螬蛹。每年六月底或七月初，蠶螬蛹从土中钻出来，爬到距离最近的树上，蜕去外壳，变成能飞的蠶螬，而粘蠶螬是我们小孩子每年夏天必玩的项目之一。

粘蠶螬首先要制作面筋：将面粉倒入容器中，加适量水，做成面团，然后将面团用水清洗，直到盆里的水变得清澈，就能得到面筋。再将做好的面筋用塑料布包好，防止风干。这完全是个技术活，所以都由比我大四岁的三姐制作，我和妹妹负责打下手，端水、搬板凳啥的。三姐一边快速地猛洗面筋，一边教我们她在学校里刚学来的“牧童骑黄牛，歌声振林樾。意欲捕鸣蝉，忽然闭口立”诗句。三姐说，谁背得快，粘到的蠶螬就先给谁玩。

面筋洗好后取一块，包裹在长长的竹竿头上，三姐就带着我和妹妹来到东院。东院有好几棵高大的梧桐树、楸树和槐树，听到哪棵树上有了蠶螬叫，三姐就举着竹竿奔向哪棵树。仰起头，透过茂密的树叶间隙，窥到蠶螬趴在高高的树梢枝头正专心地歌唱。

我兴奋地喊：“三姐快看，这里有一只。”三姐刚好也看到了，连忙制止我：“闭口立，不是刚教你了。”吓得我赶紧捂住嘴。只见三姐屏住呼吸，悄悄地将竹竿一点点靠近，眼看到跟前了，突然猛地一按，一瞬间，黏黏的面筋就粘住了蠶螬的翅膀。无论它怎么喊着“知了知了”奋力挣扎，再也飞不起来了。三姐放倒竹竿，取下蠶螬交给我。我拿着蠶螬的翅膀，飞快地跑回屋里，将它放在窗纱上，迅速地关好窗户。

有时，三姐没有掌握好竹竿的角度，蠶螬鸣叫着一溜烟儿地飞走了。眼睛跟着蠶螬飞走的方向，我的心似乎也被带走了。我试探地央求三姐让我也粘一次，可当她把竹竿递给我，那在三姐手里轻松自如如举着的竹竿，在我手里却有千斤重。我拼命地抱住竹竿，还是被拽得前仰后合，更别提粘蠶螬了。在三姐和妹妹“咯咯”的笑声中，满头大汗的我只好缴械投降。

蠶螬有公母之分，公的会叫，母的不叫，我们称它“哑巴”，三姐用线拴住“哑巴”的脖子给我玩，它就像跳不出如来佛手掌的孙悟空一样，在我周围只能飞一线远的距离。如果是公的，它会不住地鸣叫，别提让我多开心了。等玩够了放在窗纱上，看它们趴在那里，还不忘扯破喉咙般地嘶喊。我想喂它们吃点什么，三姐说它们只喝露水，我疑惑地跑去问母亲，母亲笑笑说：“它的嘴像针一样尖利地刺入树体，吸食汁液，是害虫。”既然是害虫，那捉它们就对了，等它们死了，我便拿去喂鸡。

上学以后，我才知道，蠶螬的学名叫蝉，还有知了等别名。蝉在地下蛰伏最短的三年，最长的要十七年，爬出地面后，却只能活十几天。有的一出土，就成为我们的玩物或者美食。地下漫长的等待，与地上短暂的生活，在有些人看来很不值得。但一代代的蝉一如既往地重复着上一辈的生活方式，让我懂得了每个生命即使再卑微，也要用尽全力活着，努力活出自己精彩的道理。

把粘蠶螬的情景，讲给小外孙听，他兴奋地蹦起来：“我也要粘知了！”

打整盖屋那些事

□马玉顺

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位于临朐南部丘陵地带的家乡还不富裕，村民盖屋都用整块。所谓整块，实际上就是没有经过烧制的“砖”，原料是暗红色的黏土。但整块比平常的砖要大很多，一般长48厘米、宽24厘米、厚10厘米。

制作整块的过程，乡人俗称“打整”，需要三样工具：杵头、整模、铁锨。杵头用青石凿成，形如圆柱台，底部大而持平，顶部有眼，楔有丁字形的木把，使用时，两手紧握木把，上下运动即可；整模是可拆卸的长方形木框，一般用枣木等硬质木头制成；铁锨，用来给整模填土。

打整，需两个人分工合作，一人操作杵头，是打整的主力队员；一人铲土“供模子”，是助手。打整前，要选好整坑，在旁边摆上平整光滑的石板，放置整模；设一个稍高的台子，放杵头；平整出一块土地，压实，作为摆放整块的场地。

准备就绪后，正式开工。助手先在整模上撒一把草木灰，以防黏土和整模粘连，然后铲土填到整模里，黏土须略高于整模。这时，打整者用双脚横竖踩几脚后，提起杵头，将土夯平，再左右开弓，夯实边角；最后在整块两端各杵出一对背向月牙，俗称“磕角”“整眼”，目的是将黏土挤向四角，提高强度。做完这些，放下杵头，用脚踢开整模后挡板，蹲下扳住整块的一边掀起，搬到整场上摆好，一页整块大功告成。

1976年春天，我家在村北岭建新房。舅舅家好几位表哥都是打整能手，翻山越岭20里，前来助阵，加上生产队派出的壮劳力，一共六个打整组合，趁着天气晴好，他们摆开架势，从天明到天黑，不间断奋战。正上小学二年级的我，放学后赶紧跑去整坑。只见他们身着单褂，头顶冒汗，不停地填土、开模、合模、夯

打、搬动，辗转腾挪，如舞蹈般尽展功夫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

打整既是重体力活，也是技术活。一页整块要夯打二十三次，才能结实耐用。那时候，人实诚，干活从不惜力，每个打整组合都将自己的成果单独摆放，有点相互比赛的味道。一天下来，最多的一组打整480多页，最少的也在450页，耗费泥土四五吨之多。如此强的体力劳动，打整者却不以为苦，他们边干活边谈些趣闻，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，招惹来不少像我一样的孩童，围着他们转，他们的干劲更高了。

打整完工后，整块要晾晒5天至7天才能用。到盖屋时，全村劳力几乎齐上阵，亲戚更不用说了，满满当当一院子人，却井然有序，有的和泥，有的搬整，有的砌墙，没有一个闲人。赶到到麦收大忙前，我家四间北屋、三间偏房就建起来了。这期间，少不了要管几顿饭，比如上梁时，除了燃放鞭炮庆贺，还请全体劳作者喝一顿酒。这是大事情，村里的女人，只要没有特殊事，都来帮着收拾碗碟、择菜、洗菜、炒菜、摊煎饼。物质贫乏时代，人的胃口也大，一个壮劳力一顿吃七八张煎饼不在话下，若没有全村女人帮忙，筹备这样大的宴席是不可想象的。尽管桌上多是炒韭菜、炖豆腐、炒菠菜、拌咸菜等素菜，但丝毫不影响人们的兴致，他们喝着地瓜干子酒，说着庄户话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，其情真挚，其乐融融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许多事情逐渐消失，但打整盖屋的那些事，特别是家人的温馨、村人的善意、亲戚的帮扶，会永远印刻在记忆里，历久弥新。

望海听风

望海听风
望海听风
望海听风
望海听风
望海听风
望海听风
望海听风
望海听风
望海听风
望海听风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
“望海听风”。



2025年7月14日
星期一
潍坊晚报

星期一

值班主任：
陈晨

编辑：
鲍涛

美编：
许茗蕾

校对：
刘辉

